小腆紀年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鼒撰

九月丙戌朔明高傑襲黃得功於儀眞之土橋史可法乃和解之

初得功故守廬州史可法慮傑跋扈移得功於儀眞相夾制傑故忌之深登萊總兵黃蜚與得功同姓稱兄弟道出維揚乞兵爲護得功率輕騎三百出高郵以迎三汊河守備胡茂楨遣以報傑傑疑其圖已乃伏精卒中道邀擊之而別遣千人間道襲儀眞得功至土橋解鞍下馬作食伏兵猝起得功出不意亟舉鞭上馬而飛矢雨集所乘馬值千金中矢踣騰上他馬逸去傑之遣兵也戒必生致得功

有梟健十七騎舞槊直前得功大呼反鬬奪其槊人馬披靡發腰間所餘七矢殪七人矢盡揮長刀復殪其三躍入額頂中哮聲如雷追者不敢逼乃及於大軍以免惟從行三百騎皆歿傑所遣千人襲儀眞者夜至守將邱鉞馬岱偵知相與謀曰高兵來以主帥他出也姑以舊城委之天明主帥至內外夾擊吾事濟矣令士卒飽食且休於城外甚閒炬火爲疑兵傑兵疑不敢進望見炬火以爲營壘也啜矢齊發夜半與火藥俱盡馬岱開門出擊盡殲之得功還聞知益大怒自以於同事無纖芥嫌一朝見襲嘖曰切齒誓與傑決死戰可法命監軍萬元吉解之自爲而調合謂得功兵且至傑大言曰最千人縱揚猾少吾故驅之假

手黃君吾之士卒詎至於敗也會得功有母之喪可法入
弔立而語之曰土橋之釁無愚智知傑不義今將軍以國
故親故獨盛怒使歸其曲於高而將軍收名於天下也得
功色稍和然以失亡三百騎為憾可法命監紀應廷吉齎
如傑營曰靖南聽我矣君何愛數百騎而害大事乎傑如
命償馬馬羸多斃可法自出三千金代之償又令傑以千
金為得功母賻憾始稍解焉

徐鼒曰乃者何難詞也既不能以德化而又不可以法制
不得已而和解之者其事愈卑而其勢亦愈難矣

明復前薊督趙光忭官

明布衣方翼明疏劾馬士英下之獄

翼明浙江奉化人

明以都督僉事張成福充山東河北總兵官攷日聖安本紀作張福成南都甲乙紀作張成禮今從明史稾

從馬士英請也

明高傑請瓜州泰興邵伯鹽稅助軍

時四鎮私設行鹽理餉總兵監紀等官自畫分地商賈裹足民不聊生

辛卯明福王御經筵

明命撰起居注

從高宏圖請也尋設起居注六員珥筆記事

明裁各省布政使司右布政使

明逮浙江巡按御史黃澍不至

初錦衣衛劉僑以罪遣戍私以玉杯古玩由周文江進於獻賊賊即署爲指揮使北左良玉兵復斬黃僑削髮遁澍持之急而士英納僑賄召至京復其職即令以私書訐澍受對澍疏辨致日南界云七月二十二日丁未黃澍辨馬士英見諫疏云麻城劣生周文江爲獻賊兵部尚書有錦衣遣戍劉僑託文江進美玉杯古玩數爲金於獻賊即用僑爲錦衣大堂北左良玉恢復斬黃僑削髮私遁尋送亦金三千兩女樂十二人於士英今年四月十英委黃鼎署印麻城麻城浰湖茂亂㴉神請臣彈壓僑獻銀三千兩助軍臣批云正若無憚眞可愧挾貲以媚賊者即將收貯臣言隱而諷矣既還武昌黃鼎代爲解銀一千兩王帶二圍珠冠一頂臣又批云軍中無婦人何用珠冠大功未成不須玉帶仰鄉變價濟餉臣遣方術門收支皆有司存士英以僑私書爲言試命將臣原書呈覽則淸濁立見矣士英又嫉楚宗室朱盛濃訴澍凌逼宗室已隨疏糾之擬旨奪官逮問澍乃匿良

王軍中陰令衆譁索餉再逮皆不至士英由是與良玉有隙

徐鼒曰特書何傷王之不獮而臣之交訌也春秋之義有所挾以抗君命者皆爲叛倚強藩爲逋藪視王命爲弁髦豈俟徽州之役而始決爲不臣也哉

明修思宗實錄

甲午明太子太保東閣大學士姜曰廣罷

曰廣旣連被汚衊求罷益力陛辭曰王御殿羣臣陪列曰廣曰微臣觸忤權奸自分萬死聖恩寬大猶許歸田馬士英勃然曰我爲權奸汝且老而賊矣卽叩頭言臣從班列異議中推戴皇上願以犬馬餘生歸老且賜避賢路如陛

下留臣臣亦但多一死曰廣叱之曰擁戴是人臣居功地邪士英曰我無功以汝謀立潞藩故有功耳王曰潞王朕之叔父賢明當立兩先生毋傷國體既出復於朝門相詬罵曰廣骨鯁廉介有古大臣風扼於奸邪未竟其用天下惜之

乙未明都察院左都御史劉宗周罷

宗周再疏乞休許馳驛歸臨行復疏陳五事一曰修聖政毋以近娛忽遠猷國家不幸遭此大變今紛紛制作似不復有中原志者土木崇矣珍奇集矣俳優雜劇陳矣內豎充庭金吾滿座戚畹駢闐矣讒夫昌言路阨官常亂矣所謂狃近娛而忽遠猷也一曰振王綱毋以主恩傷臣紀自

陛下即位中外臣工不曰從龍則曰佐命一推恩近侍則左右因而秉權再推恩大臣則閣部可以兼柄三推恩勳舊則陳乞至今未已四推恩武弁則疆埸視同兒戲表裏呼應動有藐視朝廷之心彼此雄長即爲犯上無等之習禮樂征伐漸不自天子出所謂褻主恩而傷臣紀也一曰朋國是毋以邪鋒危正氣朋黨之說小人以加君子釀國家空虛之禍先帝末造可鑒也今更爲一元惡稱冤至諸君子後先死於難死於病國者若有餘戮揆厥所由止以一人進用起無限風波動引三朝故事排抑舊人私交重君父輕身自樹黨而坐他人以黨所謂長邪鋒而危正氣也一曰端治術毋以刑名先教化先帝頗尚刑名而殺機

先動於溫體仁殺運日開殺害滿天下近如貪吏之誅不經提問遝科罪名未科罪名先追贓罰又職方戎政之奸弊道路嘖有煩言雖衛臣有不敢問者則嚴衛之設何為徒令人主虧至德傷治體所謂急刑名而忘教化也一曰固邦本毋以外釁釀內憂前者淮揚告變未幾而高賁二鎮又治兵相攻四鎮額兵各三萬不用以殺敵而自相屠戮日煩朝廷講和今日遣一使明日遣一使何為者夫以十二萬不殺敵之兵索十二萬不殺敵之餉亦必窮之術耳若不稍裁抑惟加派橫征蓄一二蒼鷹乳虎之有司以天下殉之足矣所謂積外釁而釀內憂也王優詔報聞宗周以宿儒重望為海內清流領袖既出國門都人士聚觀

歎息知南都之不可有爲也

明戶科給事中吳适疏留姜曰廣劉宗周不聽

适字幼洪號靜齋長洲人崇禎丁丑進士以知縣行取南都立官戶科給事中疏言維新五事一曰信詔旨朝廷之有絲綸所以彰示臣民俾知遵守邇因事變錯出前後懸殊用人之途始慎而繼以雜誅逆之典初嚴而終以寬禁陳乞矣而矜功誦冤者章日上重爵賞矣而請廕乞封者望日奢鎮帥屢瀆進取而逡巡不前軍需頻督轉輸而庚癸如故欲期盡一宜重王言一曰核人才人才爲治道所從出頃者典銓無稽錢神有靈人思躐冶初任輒冀清華官多借題行間每增監紀猶逐之謀愈切鑽揣之術偏工

起廢而蒭蕘並進懸缺則暮夜是求以致薦牘日廣啓事
日登今後求才務寬用人務覈當重嚴於始進毋追恨於
僨轅一曰儲邊才將帥之畧豈必盡出武途如唐之節度
文武兼用內外互遷請飭中外蓬蓽之彥非韜鈐之器勿
講硏舉之選并軍旅之才勿登技勇騎射日日講求其激
同仇以振積懦一曰伸國法陷北諸臣已有定案但恐此
輩藉金求翻既以寬其不死者昭皇上之浩蕩尤當以杜
其覬用者明臣子之大防一曰明言責祖宗設立六垣與
六部相表裏是故糾彈之外復有抄參倘核垣僅取充位
則白簡只貴空懸抄發本章一胥吏事豈先王設官意哉
望陛下亟進讜言見諸施行毋批答徒勤而實效罔著又

疏言國恥未雪陵寢成墟豫東之收復無期楚蜀之摧殘頻甚又況畿南各省到處旱災臣鄰消長多虞將帥元黄搆鬬伏惟陛下始終兢惕兼倣祖制早午晚三朝勤御經筵而親儒臣尚茅茨而省工作嚴爵賞而重名器請凡無藝之征一槪報罷被災之地確覈酌蠲墨吏必懲橐胥必極根本之計孰大於此尋又疏請定期日講舉行午朝俾閣部大臣以及台垣散秩咸得躬膺淸問即於披對之餘採疾苦以疏民隱核功罪以勸懲臣明是非以黜邪佞及曰廣宗周同時去位适又抗疏言曰廣宗周歷事五朝忠心亮節久而彌勁應亟賜留疏入皆不聽

明吏科給事中熊汝霖疏陳時事詔奪俸三月

汝霖字雨殷餘姚人崇禎辛未進士由知縣以治聲擢戶科給事中尋以言事忤旨謫福建按察司照磨南都立起原官轉吏科汝霖言諸臣爭誇定策罔計復仇始之武與文爭繼而文與文角殿廷之上無人臣禮此豈立國之規哉馬士英銳意起大鋮汝霖言陰陽消長間不容髮國家必欲求奇才草澤中倘不乏人何至擇及丹書閣臣此舉無乃負先帝負皇上乎臣自丹陽來知浙兵為邊兵所擊火民居十餘里有言四鎮以殺掠獲封爵我亦何憚而不為臣意四鎮必毅然北征一雪此恥今戀戀淮揚何也況一鎮之餉多至六十萬勢必不能供即倣古藩鎮法亦當在大河以北開屯設府曾奧窔之內而遽以藩鎮視之乎

及大鋮起佐兵部汝霖言既以大鋮爲知兵當置之有用之地若但優游司馬樞輔已曉爲之何須添置既而曰廣宗周相繼去位汝霖乃疏言臣覩目前大勢即偏安亦未可穩兵餉戰守四字改爲異同恩怨朝端之上元黃交戰即一二人之用舍而始以勳臣繼以方鎮固圉恢境之不講而舌鋒筆鍔之是務俄以匿帖而逐舊臣矣按曰南都甲乙紀八月十一日丙寅長安街遍貼匿名帖指謗吳甡劉宗周皆李沾所爲俄以疏藩而參宰輔矣輔臣曰廣忠誠正直海內共欽乃廣小臣總誰主使且留上章不由通政內外交通飛章告密墨敕斜封端自此始近復中外喧傳將復廠衛夫廠衛樹威牟利縉紳慘禍所不忍言小民雖大亦無寧日此尚可爲國乎先帝憂勤十

七年曾無失德而厥銜一節未免府怨臣民今日締造之初如育嬰孩調護為難豈可便行摧折陛下試思先朝之何以失即知今日之何以得先帝篤念宗藩而闖寇先逃誰死社稷保舉換授盡是殃民則今何以使雖治不前而維城有賴先帝遴重武臣而死綏敵愾十無一二叛降跋扈肩背相蹋則今何以使賞罰必當而恩威易行先帝委任勳臣而官舍選鍊一任飽颺京營銳卒徒為寇藉則今何以使父書有用而客氣是屏先帝簡任內臣而小忠小信原無足用開門延敵且噪傳闖則今日何以使枘無旁操而忍有餘地先帝不次擢用文臣而邊才督撫誰為捍禦超遷宰執羅拜賊廷則今何以使用者必賢而賢者必

用疏入奪俸三月踰月以奉使淮南陛辭疏言朝端議論日新官府揣摩日熟自少宰樞貳悉廢廷推四品監司竟進屠尹追贓定罪無煩司寇蹊徑疊出詭譎繁興一人未用便目滿朝為黨人一官外遷輒詈當事為可殺市井衣猶耽耽得官置國家於罔聞逞私圖而得志黃白充庭青紫盈路六朝佳麗復見今時獨不思他時稅駕何地邪不報

徐鼒曰觀汝霖疏思宗云自戒嚴以來疏凡二十上百不行一而所揣敵情不幸言中蓋猶思宗之悔悟也顧以言過激而得罪夫思宗之憂勤猶號之不聰若是南都君相復何責哉

明命黃斌卿移屯九江鄭鴻逵屯鎮江黃蜚屯蕪湖采石

丁酉明以王之綱爲總兵官鎮守河南

之綱宛平人官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至是掛盪寇將軍印充總兵官守河南攷日時左良玉部將中亦有王之綱者性殘忍好以人爲糧裸而懸之澆沸湯以蕩其肺腑而後烹之別號損子百姓聞其名皆喪魄楚紳士戕世英樊維城劉宗祥皆爲所殺是否兩人附識之以俟攷焉

明敕江北文武多年戰功加馬士英少傅仍兼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

徐鼒曰敘多年戰功何遠無可稽之詞也備書何愧之也

明以王燮爲右僉都御史巡撫登萊東江等處

明以牟文綬爲總兵官鎮守荆州

時荆州未復命文殺自施彝衛收集士兵出夔州以圖之

明以王允成署總兵官鎮守岳州

明命黃得功移駐廬州以防桐皖劉良佐進復黃汝高傑移駐徐州進復開歸

明興平伯高傑率兵赴鎮

史可法銳意復中原出巡淮上閱澤清良佐軍虛夸不足用惟高傑所統四萬人皆山陝勁卒欲使為前鋒念其人雖暴抗然慷慨識機變可說而動乃與傑往復論事多所獎借有僧德宗者談禍福奇中傑亦折節稱弟子問曰弟子他日得免於禍乎僧曰居士起擾攘今歸朝為大將當過侯此不足為居士重惟率衆從史居士偏[illegible]裨[illegible]我

法所謂菩薩與之一志併力可謂得所歸矣徒問老僧無爲也傑不覺斂容服傑之妻邢氏饒權智傑嘗語人曰吾以自助并貧其色也邢氏見可法出至誠乃亦勸傑傾心可法喜曰吾事集矣乃命王相業監其軍奏李成棟督大成王之綱李本深胡茂楨爲大將曰速驅之可以專制河南而傑以將吏妻孥暴露野次爲辭請入居揚州鄉民多震動可法乃遷於東偏行署以督府爲之舍邢氏約其兵聽節制始安堵傑乃治裝行九月之十日祭旗疾風折大纛西洋礮無故自裂傑曰此偶然耳遂於十月十四日登舟推官應廷吉私謂人曰旗斷礮裂已爲不祥今十四日俗稱月忌又爲十惡大敗何故登舟時可法方圖河南鄭

中黄日芳僉事陸遜之叩之廷吉廷吉曰明年太乙在震角亢司垣始擊掩壽星之次法當蹶上將天下事未可知也已而師竟無功廷吉字棐臣鄞縣人天啓丁卯進士知碭山縣左光先薦其才擢淮安府推官赴督師軍前爲監紀廷吉精天文用句股三式之學可法倚之

徐鼒曰高傑書爵何予之也跅弛不羈之才而能服銜勒爲人用者良馬也臃腫拳曲不中繩墨之木而能爲匠石用者良材也傑攙攘起家殘忍好殺而能感史閣部之忠改行革心誓師進取其視澤清良佐輩之頑嚚比周蠹天壞奚君子所以嘉改過哉

明追賜開國功臣靖難死節武熹兩朝忠諫諸臣封謚

徐璣曰何以書議也然則封諡未嘗乎是皆二百年來所宜昭雪褒恤者也何以議梓宮稾葬宗社降沈臥薪嘗膽之秋豈潤色太平之事乎

甲辰明以吏部右侍郎黃道周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

道周字幼平漳浦之銅山人也銅山在孤島中有石室自幼坐臥其中故其門下士稱爲石齋先生少家貧讀書羅浮山山水瀠洄中淵流而出遇異人授以讀書之法過目不忘爲文典奧原本經術旋日本釋史以史從玄家貧棄貲年二十四始發憤讀書不屑應童子試郡縣禮聘之始出與釋史小異登天啓壬戌進士改庶吉士歷編修擢右中允以論楊嗣昌下獄謫戍辰州嗣昌敗召道周還復故官道周遂稱病歸詳見紀傳不具錄南都立起

吏部右侍郎道周不欲出士英遣人諷之曰人望在公公不起欲從史可法立潞王耶道周不得已乃趨朝陳進取九策至是陞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見朝政日非乃自請祭告禹陵臨行上言今欲東收兗濟北畧漳河西取應安然後問洛陽之鐘虡掃成德之松楸上規天壽此曠日持久其道誠難必如臣愚計得一沈鷙之將簡士三萬齎糧百日出贛榆韋橋東諭破車度臨朐歷博興直上臨山抵滄州此間千四百里皆荒殘如升虛邑惟臨朐汝邪滎安陽信之間稍有屯聚可因糧而食盡七晝夜至武清涉上湍出其不意從天而降然後致陛下哀痛之意祭告灑掃於十二陵與長安士民拭淚而觀九廟遣別兵分兩道一

下臨淸以收兗濟一下邯鄲以收彭衛其用力甚少奏功甚鉅此耿弇所發憤於祝阿劉裕所歡呼於大峴也夜泊龍江關夢高皇帝至厲聲曰卿舍我去邪道周製一衣刺大明黃道周於襟語門人曰南都必敗當以識吾屍耳

明以左良玉子夢庚掛平賊將軍印

良玉舊爲平賊將軍旣封藩乃以印畀其子

綠蘿曰特書何譏也屬主之於强藩猶慈母之於驕子日思結其懽惴惴焉恐不得一當固其驕悍之性不可馴亦其君父之有以長其惡也夫良玉之跋扈固不假其子之助虐而主威日輕胡以立國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尙其戒之哉

明令童生納銀免府州縣試
馬士英請免童生府州縣試上戶銀六兩中戶四兩下戶
三兩徑送學院收考其銀以充兵部招練軍器之用從之
已而溧陽知縣李思謨竟以不令童生納銀降五級
明禁擅立官戶
命鄉官與監生齊民較田多寡一體當差不得擅立官戶
明命河南巡撫越其杰募兵屯田
給其杰銀十五萬令自募兵屯田
丙午明督師大學士史可法視師淸江浦以圖中原
可法於二十一日丙午駐淸江浦奏以李成棟爲徐州總
兵官賀大成爲瀟標先鋒總兵官陸遜之爲大梁屯田僉

事胡蘄忠知睢州冷時中爲開封通判李長康爲開封推
官以經畧中原命標下總兵李世春駐泗州張天祿駐瓜
州許大成領忠貫營李栖鳳駐睢甯劉肇基駐高家集張
士儀駐王家樓沈邇明駐白洋河馬應魁爲中軍副將翟
天葵陶匡明爲旗鼓汪一誠爲參將以分任防河副使黄
鉉主事何剛知縣吳道正分理餽餉知縣應廷吉爲軍前
監紀（攷日本青燐屑）又與諸鎮分汛地聽自擇便利其王家營而
北至宿遷最衝要可法自任之緣河南岸築壘焉時高傑
刻期進取開歸可法亟請餉於朝而馬士英以鎮將與可
法協爲不利已陰裁抑之可法因疏言臣皇皇渡江豈直
調和四鎮哉朝廷之設四鎮豈直江北數郡哉高傑請進

取鼠歸直擣關洛其志甚銳臣於六月請糧今九月矣豈有不食之卒可以殺賊乎士英益靳之不發數詔趣出師可法舉示四鎮皆曰不給我餉而責我戰乎由是坐困既而阮大鋮遷兵部尚書高姜諸賢相繼去位可法乃上言近來人才日耗仕路日淆由名心勝而實業不修議論多而成功絕少遇清卿台省則曰謀猷經濟非其人不可過錢穀之任則曰此危地何爲困我此推彼卸始付庸人倏用倏更有同兒戲即偶出特簡亦必百計求全非託病則棄官曾無爲國家實心任事者以致敗壞至此今事勢更非昔比必專主討賊復仇舍籌兵籌餉無議論舍治兵治餉無人才有摭拾浮談巧營華要者罰無赦陛下急之宜

罷不急之務俾大小臣工併力恢復則中興之業可成王優獎之而不能行又言欲用大鋮者以才爭大鋮者以逆案也大鋮即可用何必罪爭者即不可用嘗採羣議何至以一人壞天下事王不聽

徐鼒曰六書特書何從綱目書丞相亮治兵漢中之例也然則何貴乎爾亮之言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此萬世人臣之則哉

明稱福恭王陵爲熙陵

即皇考恭皇帝陵也尋議建特廟

明命僉都御史湖北巡撫何騰蛟仍舊職

騰蛟字雲從貴州黎平衛人天啓辛酉舉人崇禎中知南

陽縣地當衝要數摧賊鋒又從巡撫陳必謙破賊安阜山并討平土寇能聲大著遷兵部主事進員外郎出爲懷來兵備僉事調口北道丁母憂巡撫薦其才將奪情固辭歸服闋起淮徐兵備境內肅然癸未冬晉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北時湖北盡陷止武昌一府爲左良玉屯軍所騰蛟與良玉交驩一軍帖服福王之立也詔至良玉部下有異議騰蛟乃以劍自隨曰社稷安危繫此一舉倘不奉詔當以此身付三尺劍耳會江督袁繼咸暨良玉所部正紀官盧鼎力請開讀如禮事乃定時朝議將遷騰蛟他省命下魁捲巡撫承德襄陽等處兵部員外郎李向中疏言臣鄉湖廣窮民散亂軍旅空虛萬一逆賊窺武昌則江南豈得安

堵臣謂荆襄宜設重鎭募大兵以振上游與淮鳳諸處相犄角使賊騎不得馳騁漢廣庶可保障江南且承天爲陵寢重地應早爲整頓左鎭雖駐武昌隱有虎據在上之勢而撫臣何騰蛟一腔忠義千里干城小民依之若嬰兒之求慈母將士信之若手足之應腹心亦可謂上下相安而軍民各得者矣近聞有陞遷別省之說夫保江南不在避虜江干而在扼其要領則臣省荆襄最爲急矣安臣省者非扼賊稍後而驟兵爲先則撫臣其不可更矣乃命丁魁楚以何騰蛟仍撫湖北尋晉兵部右侍郎兼撫湖南而改魁楚總督兩廣軍務攷日李向中疏見某氏大事記

徐鼒曰明史三王紀畧及溫氏繹史俱云命丁魁楚另用

何騰蛟兼撫湖北誤也騰蛟爲湖北巡撫久矣未改他命何云兼撫蓋是時丁魁楚有巡撫承德襄陽之命騰蛟將遷他省故李向中之疏云云也曰仍舊職者紀實也

庚戌明開佐工事例

武英殿中書銀九百兩文華殿中書千五百兩內閣中書二千兩待詔三千兩拔貢一千兩推知銜二千兩監紀職方萬千不等時爲之語曰中書隨地有都督滿街走監紀多如羊職方賤如狗相公只愛錢皇帝但喫酒掃盡江南錢塡塞馬家口明年二月授輸納富人爲林待詔更有翰林滿街走之語然止兩殿中書及改貢者銀入於官其職方待詔監紀道廳起廢則向權門投納故御史郝其又有

官買私賂量出剩餘助公之疏也

徐鼐曰自納粟拜爵之事興而變本加厲者爛羊屠狗胡可問焉傳曰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仲尼所以惡作俑者夫

明許都餘黨復亂奪浙江巡撫黃鳴俊官（攷曰一作駿）逮前巡按御史左光先

八月義烏東陽許都餘黨復亂鳴俊奏光先誘殺許都不行善政以致煽動王論在朝浙臣直奏兵科陳子龍前說都歸命者也常以殺降負都爲恨言東陽再亂因縣官誅求激變乃逮前東陽令姚孫棐（攷曰南畧多譌外不足據然此處作姚孫棐似較諸書可據他書孫棐作孫棨按朱彝尊明詩綜孫棨字心甫天啓壬戌進士知龍游晉江二縣擢御史謫上林典簿還

主事歷郎中尚寶司卿自号是一人或因同為浙東知縣而誤傳光先以庇孫秉同遜奪嗚俊官光先為光斗弟又嘗劾阮大鋮故大鋮欲以激變陷之朝士無敢言者蘇松巡撫祁彪佳獨言許都之變突發東陽義烏浦江皆無堅城光先調兵措餉不一月而元兇授首兩浙復安夫弄兵揭竿至於破城據邑其罪豈不當死當日兵威所迫賊已窮蹙而後乞命與陣擒無異非誘降也設誅鋤不力養虎貽患國難方張事何可問豈可反以激變罪之乎於是大鋮並切齒彪佳焉攷日本某氏甲乙編年

徐鼒曰予觀彪佳皆忠誠純白君子也其論許都事胡分异設施之若是予能說都降而不能全都之命我負伯仁心所惻恨彪佳據法以言之則都豈有生理哉君子之心

各有當也何必同

明再賞定策功加李沾都察院左都　御史建前侍郎呂大器

明進封朱國弼保國公

明停宗室換授

是年冬齊藩宗長知盛等請換授官不許

明論吏兵二部量用北來官

時陷賊諸臣南還史可法言諸臣原籍北土者宜令投呈吏兵二部註名錄用否則絕其南歸之心又言北都之變凡屬臣子皆有罪若在北者始應從死豈在南者獨非人臣即臣可法謬典南樞臣士英叨任鳳督未能悉東南兵甲疾趨北援鎮臣澤清傑以兵力不支折而南走是首應

重論者臣等罪也乃因聖明繼統斧鉞未加恩榮疊被而獨於在北諸臣毛舉而縲紲之豈散秩閒曹責反重於南樞鳳督乎宜摘罪狀顯著者重懲示儆若僞命未汚身被刑辱皆當姑置不問其逃避北方徘徊後至者許戴罪討賊赴臣軍前效力廷議並從之

徐鼒曰昔李綱作相首嚴邦昌僞命之誅而論者咎其失策豈輕名節哉王業艱難政宜含垢以故鄴士通袁孟德手焚其牘黃權降魏昭烈不罪其孥非徼安反側之心亦以寓招徠之意此其事惟史公能變通之而非蕺山石齋諸賢所肯出者也

甲寅明吏部尚書徐石麒罷

石麒闢力清介下史寒士有才者汲引不遺餘力與人言移日不倦而不可干以私中貴田成輩納賂請屬拒不應時馬阮植黨樹私權傾中外石麒以法裁之士英欲得侯封諷司禮監韓贊周奏言之石麒奏曰世宗以外藩入繼將封輔臣伯爵而楊廷和蔣冕謙不受今國恥未雪諸臣裂土自榮不愧廷和等邪且俟海內清晏議之未晚又言恭王殉難先帝倘遣一勳臣一黃門一內侍審喧具殮今先帝梓宮何處封樹若何僅遣一健兒應故事則羣臣之悲思六行祇具文耳士英惡之御史黃耳鼎陸朗有物議石麒以年例出之朗賄奄人內傳留用石麒發朗內通之罪朗恚誣石麒耳鼎亦疏訐石麒枉殺陳新甲以敗和局

士英助之石麒乃歷陳自有東事以來主款之誤且言先
帝之誅陳新甲也曰陷我七親藩七藩之中恭皇帝居一
焉皇上忘之乎因引疾乞休命馳驛去其後死於嘉興之
難
明淮揚巡撫田仰疏爲劉澤清請餉
澤清在淮安選義坊之健者入部肆掠於野仰無如何乃
爲請餉王曰東南額餉不滿五百萬江北已給三百六十
萬豈能以有限之才供無已之求不許或問澤清敵來則
若何曰吾立福王此地供吾休息萬一有事則擇江南一
善地去耳澤清粗解文義貌如書生而性殘忍平恬蓄雨
猿一日宴其故人子酌酒金甌中呼猿捧之跪送客客以

猿狀狰獰逡巡不敢受澤清笑曰若怖乎命取囚來撲階下剗其肝腦和酒置甌中付猿捧之前飲嚼立盡顏色自若

明劉澤清殺副總兵劉孔和

孔和字節之長山人故大學士鴻訓子也性豪邁工詩文北都陷起兵長白山殺僞縣令聞

王師已破賊遂率衆南下澤清使客說之因以兵屬焉澤清嘗爲詩示坐客衆交口譽之孔和不語強問之則大言曰國家舉淮東千里付足下不聞北向發一矢詩即工何益國事況未必工耶澤清怒罷酒坐客皆震懾孔和拂衣徐出澤清呼壯士二十人追及舟中拉殺之時朝命爲副總兵

命下而死已三日矣

徐鼒曰此事日月不可詳姑類志之顧炎武聖安本紀謂澤清弒叔父劉孔和蓋當日傳聞之誤也或曰同聖或曰同姓專殺則有之故曰殺副總兵

冬十月乙卯朔我

大清世祖章皇帝定鼎北京

明鑄宏光通寶錢 攷日南都甲乙紀載於初三日丁巳

丙辰明以鄭芝龍爲總兵官鎮守福建

丁巳明錢謙益疏頌馬士英功雪逆案冤

謙益以定策與議自危遂諂附馬阮以自解士英欲起門蔡奕琛楊維垣恐物論不容以謙益人望也屬薦之謙益

乃向士英指疏列四事曰嚴內治定廟算振紀綱惜人才其請定廟算也有云先臣孫承宗言以文統武極是弊端臣觀三十年來文臣出鎮專征鮮不覆敗其緯行成算克奏膚功者承宗之後馬士英一人耳先帝以楚事付左良玉而舊疆恢復以閩事付鄭芝龍而嶺海無虞此專任武將之明效也其請惜人才也一曰資幹濟今天下非才之患也分門戶競愛憎修恩怨創其胸中了然如喑者之不能言瘖者之不能非有物以閉之也今人才當摧殘剝落之秋以真心愛惜以公心搜訪庶可共濟時艱臣所知者有英穎特達如蔡奕琛馮元颺及某某者謀國任事急病攘夷之選也有老成典型如唐世濟范鳳翼鄒之麟及某某

者端委廟堂疏穢鎮浮之選也有公望著聞者詞臣余煌
道臣陳洪謐之流也有淪落可惜者科臣陶宗道楊兆升
及某某之流也二曰雪冤滯欽定逆案諸臣未免軒輊有
心上下在于陛下既以贊導無據拔阮大鋮而用之矣若
虞廷陛楊維垣虞大復吳孔嘉周昌晉乞下部詳察錄用
許其自新亦渙羣破黨之一端也又云蔡奕琛曾以復社
抗疏攻臣臣心知其誤固已釋然置之矣天下多事將伯
助予中流遇風吳越相濟果有嫌隙固當先國家之急而
後私仇况臣本無仇於奕琛乎臣視見門戶諸臣植黨營
私斷送社稷斷送君父何忍復師其故智且他日獨不思
見先帝於九原乎逆案之賈繼春阮大鋮者皆慷慨魁壘

男子也疏數千言煩猥不盡錄大旨在頌馬士英功雪逆案諸臣冤而奕琛見中有魁壘男子語則不喜颺言於朝曰我自宜錄用何藉某之薦牘詔我罔者笑之按明柴奕琛德清人萬歷丙辰進士崇禎時官侍郎坐薛國觀黨敗

臣蒲曰特書何罪謙益之無恥也謙益謟附東林以爲名高旣以患得患失之心爲倒行逆施之舉势利熏心廉恥道喪蓋自漢唐以來文人之晚節莫蓋無如謙益之甚者

純廟斥毀其書謂不足齒於人類蓋以爲有文無行者戒哉

獻賊陷明邛州川南道胡恆知州徐孔徒死之

恆竟陵人官川南道駐節邛州賊至恆命幕客汪光猷出調兵來援未至而城陷恆與其子之驊戰死妻樊氏妾成

氏馮氏之驊妾周氏僕京兒婿來婢女二人俱從死惟之
驊妻朱氏及幼子袞生得脫孔徙江西人賊欲生降之不
屈死時賊屯兵文筆山驅士女登城環守徹夜鳴鉦假寐
者立斬日未瞑即不許舉火覘有燈光及耳語者收之右
右數十家皆坐

獻賊陷明蒲江知縣朱蘊羅死之
蘊羅江夏舉人城陷巷戰被執全家俱死

明邛州舉人劉道貞起兵拒獻賊戰於雅州小關山大破之
道貞字盤仙天啟辛酉舉人賊陷邛道貞走沈黎與指揮
使曹勛合謀起兵賊至雅州道貞及勛拒戰於小關山大
破其眾斬千餘級自是嚴道以南不被寇害

戊午朔錦衣衛捕得行賄於李沾者詔勿問攷日本南都甲乙紀

錦衣馮可宗捕得江陰人行賄於李沾者士英爲之請於王詔勿問時士英比周羣小賄賂公行門下僧利根爲次饒嶽之高下沾嘗進玉帶虛士英不之重屬利根稱爲王寶士英遂以進於王王每服以 御朝攷日本紀幸存錄故輔周延儒子奎封乞恩免贓有舉人汪庶者與延儒弟正儀聯姻士英微時嘗貸於徽商汪曙而不應心銜之以曙與庶同音乃擬旨於汪曙名下追贓免奎封所坐六萬之半而坐曙贓六萬時王禁朝臣宴會而士英大鋮與羣小何夕酣飲爲常

徐鼒曰特書何罪士英之無忌也

已未明以降賊臣張縉彥總督北直山西河南河北軍務給事中李維樾疏糾之不報

縉彥前以兵部尚書汚僞職賊敗西行縉彥至太原偕降賊陳永福之部將大同張一方懷慶蔡元吉脫身走豐峪山者黃冠走盤髡灸人肝而食八月之五日擒府縣僞官於新鄉僞都尉黃鼎追襲一方伏林中射殺之乃供南逃皆自太北署闕祀縉彥乃更詐言集義勇收復列城大學士王鐸薦之士英納其賄授原官總督北直山西河南北軍務便宜行事維樾劾之曰縉彥聞名失機寸斬尤輕逆賊入宮青衣候點總督何官顧畀賊臣朝刑賞倒亂如此也不報攷日崇禎時江浦知縣李維樾爲衙敵賊諜追賊麼殿論功陞賞宏光時維樾升科道江浦人劉肇名建之甚詳推遂

豈維樾之謗敗抑
未爾人也附志之

庚申明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高宏圖罷

、宏圖四疏乞歸允之宏圖家本素封亂後無存孑一身子
寓蘇州之僧寺久之入浙居紹興人乞一面不可得

辛酉明命太監孫元德督催錢糧

壬戌明劉澤清薦降賊臣黃國琦施鳳儀御史胡時亨疏糾
之不報

澤清招商船爲水營薦黃國琦監軍時亨疏言近來文武
升授皆出勳臣之口至從逆僞官蒙面求進武臣不效命
謂文臣掣其肘今不又武臣掣文臣之肘乎又言國琦則
僞吏部掌硃封者施鳳儀則管儀仗時語賊不可用亡國

之器願自賠十金造者此何人而辱班行乎不報攷日前故國琦鳳儀所授僞職與時亨奏不合尋以國琦監王永吉軍鳳儀行監揚州

甲子明鳳陽地震丙寅再震己巳鳳陵一日三震

自崇禎壬午癸未鳳陽地屢震至是又連震其初實頂中有聲如雷東西動盪者數十晝夜而雲乃發鳳撫田仰以聞尋太監谷國珍奏十五日己巳鳳陵一日三震有聲如吼

明誠意伯劉孔昭弑其祖母胡氏

胡氏誠意伯劉尙忠之繼妻也出揭訐孔昭父藎臣莫氏婢巧雲所生不當奪嫡並及孔昭殺萊臣事孔昭私殺之

徐鼒曰前弑萊臣削爵以黜之茲不削爵何義各有當也

衆臣之死在正月是時秦晉論附錢輔瓦解舉國倉皇之際孔昭得漏網焉法不行亦法自在也故誅止孔昭今朝政維新論功錫賞上號追謚粉飾不急之務次第行之而使弑逆元兇抗顏五等嚚競朝堂司寇不行汚宮壞室之誅同列不聞沐浴告君之請是三綱淪九法斁天下之大變也削爵誅孔昭也不削爵誅當日之不誅孔昭者也故曰義各有當也

壬申漳贛賊犯明汀州之古城把總林深鄭雄戰死

時閩中盜賊蜂起由興泉流入漳州巡撫張肎堂捕之賊走汀境而粵賊閻王總者亦出沒贛州相呼應汀郡告急肎堂乃遣把總林深鄭雄傳云麟將五百人援之未抵汀

賊已陷古城鎮屠割甚慘或聚嬰兒巨甕中注沸湯糜爛之或驅數十童子閉岑樓中火之或剖孕婦腹射男女中否以爲笑樂鎮去郡五十里倉皇中援兵適至深與雄皆健將也誓破賊後傳餐推鋒徑進至觀音鋪墮伏中左山右澗急據山則峭不可登裹創死戰賊舉火蓬枯風迅飛走皆窮死者三百十二人深雄戰死云麟走免賊死者亦二百餘人始賊輕官兵既知其敢戰也退入贛州境汀郡獲全

癸酉明改丁魁楚總督兩廣軍務

徐鼒曰特書何爲廣州唐藩事張本也

明追復景泰帝母妃吳氏爲皇太后建文帝長子文奎爲皇

太子上謚號
追復景帝生母賢妃吳氏爲皇太后謚曰孝翼溫恵淑愼慈仁匡天錫聖皇太后追文帝長子文奎曰恭愍皇太子弟允熥吳王謚悼允㷂衡王謚愍允熈徐王謚哀追封建文少子文圭爲原王謚懐並祔祀孝康陵復江都宜都南平等四郡主曰公主耿睿子禮爲駙馬都尉
甲戌明以鄭鴻逵掛鎭海將軍印
明中旨以張捷爲吏部尚書蔡奕琛爲吏部右侍郎楊維垣爲通政使
徐石麒罷馬士英擬用張國維代之而阮大鋮乃密邀內奄取中旨授捷士英愕然而無如何也捷既爲諸奸用悉

奉其指揮諸麗名逆案及謀翻逆案被譴者盡起用文選郎中劉應賓挾馬阮勢納賄無虛日提畫諾而已一月中題授中書百餘人監紀推官數十人

徐鼒曰侍郎以下例不書玆牽連書之何傷小人之黨進也三人以外不具書何不勝書也

乙亥明以張秉貞爲右僉都御史巡撫浙江

秉貞前江西按察司副使也

丙子明停冬至郊祀以來年正月合祀天地於南郊

洪武元年中書省臣進郊祀議分祭天地於南北郊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歲從祀夏至則祀皇地祇於方丘以五嶽五鎮四瀆從祀太社如其議行

之建圜丘於鍾山之陽方丘於鍾山之陰十年秋太祖感
齋居陰雨覽京房災異之說謂分祭天地情有未安命作
大祀殿於南郊謂人君事天地猶父母不宜異處定每歲
合祀於孟春為永制十二年正月始合祀於大祀殿太祖
親作大祀文並歌九章永樂十八年京都大祀殿成規制
如南京嘉靖元年世宗既定明倫大典益尊思制作之事
欲斟酌古法釐正舊章大學士張璁等言祖制無敢輕議
給事中夏言疏言國家合祀天地及太祖太宗之並配諸
壇之從祀舉行不於長至而於孟春俱不應古典宜令羣
臣博攷詩書禮經及漢宋諸儒之定論及太祖國初分祀
之舊制陛下稱制而裁定之此中興大業也議者以太祖

之制爲嫌然知合祭乃太祖之定制爲不可改不知分祭固太祖之初制爲可復大祀文乃太祖之明訓爲不可背不知存心錄固太祖之著典爲可遵且皆太祖之制也從其禮之是者而已於是作圜丘是年十月工成明年夏北郊及東西郊亦以次告成而分祀之制遂定至是禮部尚書顧錫疇上言合祀分祀後先互異但議禮於今物力告匱當刪繁就簡從高皇合祀之制爲便乃停冬至郊祀而命以來年正月合祀天地於南郊

明令直省贖鍰解部充餉

馬士英請令戶部給直省印單撫按分給所屬司道府州縣官凡贖鍰自杖以上註單內解部充餉其不入單者以

賊論從之

明命王永吉暫駐河上料理戰守

劉澤清言贛沭沛邳曹單開歸處處皆有

大清兵陳洪範左懋第渡河無期王燮邱磊赴任無地令

天清將已在沂郯應令邱磊渡海先收登萊邳宿修清河廢城

使馬化豹柏承馥防守馬士英奏賜王永吉一品斗牛服

色少隆接待北使之禮且駐河上擇險要地方料理山東

河北戰守事宜俟洪範等還日奏請進止

明以兵部左侍郎解學龍爲刑部尚書

學龍字石帆興化人萬歷己丑進士累擢南京兵部侍郎

以救黃道周得罪逮詔獄杖八十遣戍南都立起故官擢

刑部尚書時方治從賊諸臣馬阮覩賄爲出入學龍定擬再上再駁而學龍仍執前議大鋮之黨張捷楊維垣聲言欲劾學龍遂引疾去詳紀傳

戊寅明加左良玉太子太傅

明停今年決囚

明予秦楚殉難諸臣祭葬

明定兵額

江北督撫四鎮各額兵三萬楚撫額兵一萬京營額兵萬五千四鎮各本色米三十萬石銀四十萬兩左良玉稱是各鎮有差故日本請餉屑而部臣無餉可給左良玉奏承德將士餓死鄭芝龍奏黔兵萬里荷戈三月缺餉王切責部臣

癸未太白星晝見

光芒閃爍中有刀劍旗幟似閗鬬象大小癒縮不常

潼州賊破明雲霄

賊破雲霄據其城官軍討之賊走大埔

明以候考宗室朱統鏃爲行人司行人

以疏逐姜曰廣劉宗周也統鏃不悅語人曰須還我總憲

其亥如此

徐鼒曰行人微者也何以書明小人之蠅集羶附朋謀罔

上爲可懼也

十一月戊子明西宮成賜名慈禧殿

明桂王常瀛薨

王神宗子也初封衡州獻賊之亂王徙寓廣西之梧州以病薨長子安仁王由𣏌襲封旋病卒丙戌春閩中立王少子永明王由榔爲桂王即永歷帝也攷曰南都甲乙紀謂諡王曰端劉湘客行在陽秋亦云端王而明史三王紀畧則曰桂恭王常瀛且云南都陷諸臣欲奉恭王監國閩中立而議送穀是年王薨於蒼梧似王之薨在南都亡後也亂後聞見言人人殊附志以俟攷焉

己丑明鳳陽皇陵災

太監谷國珍奏皇陵是日災松柏皆燼

徐鼒曰特書何紀異也

明開屯海中玉環諸山

明命前唐王聿鐭居平樂

徐鼒曰特書何爲閩中監國張本也

明命生員納銀入貢

廩生銀三百兩增生六百兩附生七百兩尋令廩生加納

通判

明總兵邱磊下獄死

磊鄒平人少為諸生有才名走遼東詣軍門上書嘗與左

良玉從軍擄掠坐法論斬磊願以身獨任罪而免良玉於

死磊繫刑部獄崇禎十三年良玉捐萬金救之俟恂再出

督師奏以磊為山東總兵與劉澤清不相能澤清之南下

也過安東磊掠其輜重澤清慮爲儕輩笑隱不鬪而請命

磊渡海收登萊磊於白沙祭海將以舟扇輜重北發澤清

搆之於督師史可法謂其有異謀初六日庚寅磊以百餘

騎至安東副總兵柏永馥絡磊進署突兵擒之下淮安獄澤清自往唁之置酒把臂嗚咽諭獄吏小心承値會皆疏請無何得旨賜自盡議者多冤之艮玉之東下也蕭亦因磊死云

徐鼒曰明史三王紀畧南都甲乙紀諸書皆云邱磊有罪下獄死茲不云有罪者何莫須有之獄何以服天下也

明寄流寓諸生於淮安府學

劉澤清幼時習舉子業以毆殺一隸走京師應兵部將材舉第一故頗自詡能文大治淮邸費千金構水閣招諸生吟詠歌頌奏請安流寓青衿以便科舉遂有是命

明命遼王居台州 攷曰按明史世表遼於隆慶二年國除未聞復封茲遼王者何人宗南都

甲乙紀載諸王甚多如居郇陽王於弥武居臨汝王於武進按郇陽王企鎰臨汝王由陛皆萬歷初年襲封幾五十年蓋已薨逝而襲封者則無可攷又云居西鄂王於甯國西鄂於正德七年國除此時何從襲封疑南都草創諸宗冒襲者多部臣亦無從核削姑志於此使後之補世表者有所斟酌焉

甲午我

大清兵克明海州

既破海州豐沛盡降我撫臣方大猷以魚臺生員胡增光欽光二人分知縣事

乙未夜明端門外火是日我

大清兵攻邳州明署推官沈冷之率衆固守

丙申明督師史可法遣兵夜宿遷進援邳州

先是初四日戊子為可法誕辰甲抵省鎮報我將夏某闖

入宿遷攻日異是總兵夏成德亟召衆官俱未至惟應廷吉從可法問曰諸葛孔明何如人也廷吉曰王佐才曰陳壽言將畧非其所長廷吉曰孔明調度壽豈能窺測鞠躬盡瘁數言爲萬世人臣之軌則也可法改容曰年兄教我矣天變如許年兄何不言之廷吉曰此敵膽說乎次日抵白洋河命廷吉監劉肇基軍高岐鳳監李栖鳳軍進取宿遷我將夏某拔營遁遂復宿遷攻日參晰季遺聞青燐屑按諸書俱云十一月我兵入宿遷南畧引他書則云十月十七日辛未今按青燐屑云十一月初四日報入宿遷則是十月事至十一月始報聞也故不記我兵入宿遷日而但據還聞復宿遷日書之越數日夏兵復圍邳州屯於城北肇基栖鳳進軍城南相持半月各引去報至南都士英大笑謂楊士聰任半驚問何爲士英曰君以爲誠有是事耶此史道

鄉妙用也歲將暮矣將吏例應敘功錢糧例應銷算爲敘功銷算地也（攷曰楊士聰當作楊文驄而諸書皆作士聰）

琉球世子尚賢入貢於明告襲位也

明蘇松巡撫祁彪佳罷

徐鼒曰前傳已詳之茲復特書何惜賢者之去位也

己亥明劉澤清疏請分汎防河

澤清奏將夏成祖（攷曰亦作夏成德）已發濟甯楊方興在宿遷臣今議分汎防河三里一保百步一圈築牆挑濠王燮田仰王永吉自安東至徐蕭碭屬督輔開歸屬越其傑侯左懋第回日另

圖並從之尋田仰奏

淸將已駐沂莒二州哨馬至沭榆遊人趙福星以兵五千守宿遷乃命王永吉總督防河劉高二將聯絡張縉彥王燮分布河北王潔移駐淮上黃得功劉良佐移駐近地以援邳宿

庚子獻賊僭稱帝於成都攷曰明史云庚寅綏寇紀畧云十六日庚子非庚寅也獻忠踞蕭府稱帝僭號大西改元大順以成都爲西京汪兆麟爲左丞相嚴錫命爲右丞相設六部尚書南充江鼎鎮禮部尚書彭縣龔完敬兵部尚書養子孫可望平東將軍李定國安西將軍劉文秀撫南將軍艾能奇定北將軍四人者皆賜姓張幷爲王以王尚禮爲中軍府都督白文

選爲前軍府都督王自奇爲後軍府都督又有馬元利劉進忠凌三品張能第張化龍者皆爲將軍潮易王府正殿爲金天殿以府門外屋爲朝房詔民間皆稱老萬歲又建東西二府以可望定國居之命皆稱千歲是日殿前賜各官袍服令丞相以下俱罷集朝房議事首議開科取士以漢川樊某爲狀元攷曰一云狀元姓劉獻忠自爲萬言策歷評古今帝王以西楚霸王爲第一又自爲聖諭刻諸石其畧云天以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地神鬼明明自思自量命嚴錫命作註解發明之分其兵爲一百二十營虎威豹韜龍韜鷹揚爲宿衛設都督總督領之立大營十小營十二於南門五里外中留老營獻忠自居之名御營諸門各設一

兵部二都督以譏訶出入爲保甲法甚嚴民出城者先期報某甲姓名以某事出約某日歸合符驗而入失期者十家駢斬棊其下勿觸諱凡郡邑人物犯必改石碑有明朝年號及獻忠字者鑱其字否者立死有訶事小兒數千夜行街巷聽人語犯者自至識其門黎明而收者至俚語曰張家長李家短犯者亦在收中獻忠笑曰此我家勝自成之讖也釋之設鑄局取藩府古鼎玩器寺院銅像鎔液爲錢其文曰大順通寶諸神像有百鍊不化者盡棄之攷曰知府龔應熊拾而埋之北關外題其碣曰佛像瘞錢精緻聘光潤不類常銅至今得者作婦女釵花下淤赤金云升研故大學士陳演女爲僞皇后其迎入也曰老營架橋高數十丈踰城直達藩府左右五綵欄檻結綵珊絡以明珠

象星辰首尾懸水晶燈籠象日月望之如長虹亘天迷離奪目諭衆曰大賜后也其兄爲國戚不十日皇后賜死其兄亦受極刑獻忠黃面長身虎頷人號黃虎性狡譎嗜殺一日不流血滿前輒悒悒不樂其將卒以殺人多少敘功然是時偽然有帝蜀心故未大縱戮既以郡縣義兵誅偽官賊衆屢挫遂始有勦絶蜀人之心肆屠戮焉

徐鼒曰錢塘馮景紀明亡九道人事有狗皮道人者破狗皮乞食成都市每向人作犬吠聲獻忠入寇道人突至馬前大作犬吠聲賊策馬逐之道人故徐徐行馬不及也射之中其首不入賊駭以爲神獻忠僭偽號集百官道人忽被狗皮來列班行犬吠不止賊命縛之道人益犬吠俄而

盈廷如數千犬吠城中犬從而和之獻忠大聲呼衆衆不聞葢爲犬聲亂也懼而退始不鬬犬聲道人亦不知何往又有銅袍道人張閑者聯銅片服之飲於市則烏烏大慟活死人江本實者明亡棄家入終南山仙去之三人者皆蜀人雖皆詭異不經見之事哉然其志可悲矣

獻賊陷明龍安

賊將張化龍陷龍安諸生梁道濟偕妻楊氏不屈死賊又遣劉進忠馬元利等畧川北

徐鼒曰自茲以下概係之庚子何時日有可攷則日紀之無可攷則類書之

獻賊陷明安岳在籍兵備副使賓可進死之進士王起巖起

兵拒戰敗死

可進崇禎庚辰進士官雲南兵備副使城陷罵賊賊剝其皮傑之起義字如蘇可進同榜進士也倡義得萬餘人戰敗沒於陣

獻賊陷潼川知州陳君寵死之

君寵字篤之新化人萬歷戊午舉湖廣鄉試第一官羅川知縣擢知潼川州賊幽之五顯祠從容賦絕命詩自經死攻日被拘口占示守者二首其一云世局竟如此吾身安所逃未能誅鼠輩死亦等鴻毛其二云俯仰愧天地君親恩兩違吏民休我惜已覥死知歸以上見沅湘耆舊集同時殉難者舉人李永蔡稍病臥床舁至成都張目不言遂遇害廩生李錫中以偽官考試閉戶自經死女子之罵賊死者進士李某妻吳氏舉

人黃某妻張氏歐某妻黃氏貢生楊某妻朱氏賊連陷樂至楊某妾荊娘亦不屈死

獻賊陷明中江教諭單之賓死之

獻賊陷明遂甯諸生羅璋戰死遂陷蓬溪射洪璋奉母避山中賊圍之大戰殺數人母得脫璋遇害原任內江縣教諭姚思孝不屈死賊獲蓬溪譚某妻陳氏欲污之大罵不從死

獻賊遣其黨據保甯

先是闖賊命其將馬科寇川北獻忠至走陝西闖遣賀珍統前降王老虎等復來爭孫可望與戰而敗獻忠自往救之過梓潼之七曲山見文昌廟題額張姓曰此吾祖也追

上尊號曰始祖高皇帝獻忠不知書其僞官進訣比於李唐之追王混元謂文昌之後宜帝巴蜀誑瀣百姓建太廟於山鑄像祀之落成賦詩自嚴錫命以下皆有恭和御製詩刻石紀焉嘗欲屠保甯城有僧破山爲請命城將犬豕肉曰噉此者從汝破山曰老僧爲百萬生靈忍惜如來一戒乎遂嚐數臠因以免既而賀珍回陝獻忠命劉進忠入據之

徐鼒曰不曰陷保甯曰據保甯何是時保甯已非明有國失之獻據之等焉爾故變文以書之曰遣其黨何嫌與據成都同也

獻賊陷明南部知縣鄭夢眉死之

殉賊寇明通江知縣李存性拒卻之

存性守禦甚嚴賊不能近乃偽為官兵將襲城道遇童子紿之曰勿言我兵也童子佯諾之及城門乃大呼曰賊至矣遂被殺存性為文祭之邑人王某妻閆氏避深林中被執觸樹未死罵賊賊殺之羣烏環屍哀鳴不散

殉賊昭明東鄉劍州梓潼昭化廣元

東鄉貢生冉璘挈家避天台寨賊追及偕其子宗孔不屈死璘母楊氏妻向氏闔室自焚劍州生員李某妻罵賊刳腹死貢生張某女罵賊刃穿胸死梓潼生員蒲某妻趙氏投江死魏某妻趙氏投繯死昭化生員賈某母李氏任某母吳氏並罵賊死廣元生員李宿龍抗節死

獻賊遣其黨據順慶

賊將馬元利下順慶守之

明在籍禮部郎中李含乙起兵復廣安州與其裨將王樹極皆戰死

含乙渠縣人由進士任禮部郎中丁憂里居募軍士得數千人圍廣安城幾克適馬元利來爭力戰被執邑人王樹極從含乙為裨將已潰圍出見含乙被獲反戈殺數人同不屈死

獻賊陷明西充在籍御史李完完死之

完西充人以進士官御史致仕歸賊入城不屈死同時婦女死者杜氏婦避賊張邨溝罵賊斷臂死孝廉陳某女貢

生張某女罵賊死又巴州廩生楊某妻李氏投江死岳池劉氏婦拒賊死

獻賊陷明南充諸生樊明善陳懷西戰死

初巡撫龍文光駐節順慶明善聞北都陷衰服詣軍門曰崇禎新逝臣子不共戴天今聞變三日矣而無所施爲耶文光深謝之至是破家禦賊死懷西邑武生也賊誘之官懷西曰寧作明朝武生不爲逆賊元老賊斬之懸首東門其子某哀痛死又有諸生馬孫鑾者見賊殺懷西大駡割舌死

獻賊陷明營山邑生王光生戰死

賊犯營山光生戰於北關被執不屈死

獻賊陷明大竹武生王蘋隨其父某戰死

蘋聞賊入川語父曰食國家水土力不能報畢命可耳其父拔刀殺數賊力竭死遂擒蘋罵不絶口死

獻賊陷明儀隴義民王爾讀戰死

爾讀邑人王皋家僕也賊追縣令李時開將及之爾讀偕身禦賊令奔脫爾讀被殺

徐鼒曰王爾讀者人奴耳曰義民何進之也晉人所以不殤汪錡歟

獻賊陷明眉州遂陷夾江貢生黎應大謀討賊不克死之攷曰蜀碧云陷烏江按四川無烏江眉州南界夾江或夾江之譌歟

應大潛結鄉鄰之倡義者圖恢復事露賊支解之予照斗

照璉照鸞同日遇害

獻賊陷明嘉定知州朱儀死之

儀字象先涇縣人崇禎庚辰特用榜進士賊大至蟻附攻城儀束蒿灌脂焚而投之城陷而復完者再賊怒攻益急城中矢竭糧盡儀謂其子命錫曰大義無過君親不可爲不義屈妻胡氏奮然曰臣死君忠也子死父孝也妾獨不能爲夫死節乎以金簪刺喉死儀朝服北向拜命家人舉火與命錫及胡氏之骸同燼攷曰本四川通志嘉定府志賊陷賊設諸生郭大年其妻楊氏自城上躍入江中死賊改州爲府以僞官任元祜守之

獻賊陷明謎爲

偽守任元祜促舉人周正之官不從被殺其子成儒與其弟赴賊營抱父屍大哭賊並殺之又陳天祐者夫妻同遇害賊舁其二女與中二女抗聲曰我陳氏女往與父母同死一處斷不玷我鄉里抵營門見父母屍躍身撞石大罵賊並殺之賊索諸生省試邑人彭大同張廷機抗節見殺大同妻任氏自縊死廷機妻梅氏投水死

獻賊陷明榮縣知縣秦民湯死之

民湯漢陽人被執不屈叢射死

獻賊陷明敘州在籍前湖廣布政司尹伸死之諸生熊兆桂李師武魚嘉鵬謀討賊不克死之

伸字子求宜賓人萬歷戊戌進士避亂山中被獲大罵求

死賊重其名欲生致之舁至井研罵益厲賊不堪乃殺之
兆杜倡義討賊師武附之被獲兆柱罵曰天運至此任爾
戕戮賊剝其皮鞔鼓懸之城門嘉鵬率衆殺僞官被縛拷
訊其黨厲聲曰自我爲之恨不擒斬獻逆耳他人何與與
師武同磔死舉人周元孝及諸生劉苞晏正寅王應世郭
大勳李合宗梁爲憲余智俱抗節死又周墉操舟人某賊
命之渡不應問船所在亦不應脅以刃忿怒拳擊賊賊殺
之婦女死者自尹伸妻邵氏妾夏氏子婦楊氏外總督樊
一蘅妻李氏罵賊裂屍死妾夏氏懸髮於梁支解死前兵
部侍郎劉之綸妻楊氏冎兩乳死余智之妻楊氏罵賊死
獻賊陷明興文知縣艾吾鼎死之

吾鼎漢陽人也崇禎庚辰特用榜進士

獻賊陷明筠連高縣珙縣慶符隆昌

時敘州屬邑皆陷紳民殉難者珙縣舉人向科前江陵知縣也闔家死慶符人張祖周投繯死婦女則筠邑蘇某妻毋氏墜崖死高縣陳某女三姑投水死隆昌諸生劉茲妻盧氏抱夫屍哭罵被殺死

獻賊陷明納溪

納溪有二王氏婦一爲生員閔某妻被劫投繯死一爲生員易某妻不受汚投崖死

獻賊陷明瀘州

原任澤州知州諱洪鼎原任推官韓大賓俱不屈死方旭

及方伯元曾薦祚鍾子英皆諸生也賊掠生員至營中有泣訴求脫者旭叱之曰丈夫死即死耳乞憐何為賊支解之伯元亦罵賊被殺薦祚投水死子英與妻同投江死

明瀘州衛指揮王萬春起兵拒獻賊不克死之

萬春見賊所至多降忿怒率屯兵拒戰數日兵敗被執全家死之

明義僧睎容起兵破獻賊於豹子硐

睎容七寶寺僧也賊攻豹子硐睎容曰硐中數百萬生靈豈可坐視其死糾鄉勇五百人拒戰身先衝殺賊大敗硐圍解前後殺賊千計一日賊突至遂為所害

徐鼒曰義僧何變文以起例也紀年之錄忠義也先錄其

功婦女也奴僕也俗也槪以義許之將以愧夫士大夫之不如婦女奴僕與俗者。

明以李永茂爲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潮等處

辛丑明史可法疏論恢復事宜攷日南畧云十一月十七日辛丑疏甲乙史則云十二日

疏曰自三月以來陵廟荒蕪山河鼎沸大仇在目一矢未加臣備員督師死不塞責晉之末也其君臣日圖中原而僅保江左宋之季也其君臣盡力楚蜀而僅固臨安蓋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大變之初君臣灑泣士庶悲哀痛憤相承猶有朝氣今則兵驕餉屈文恬武熙頓成暮氣矣屢得北來塘報皆言

清必南窺水則廣調唬船陸則分布精銳黃河以北悉爲

清有而我河上之防百未料理人心不肅威令不行復仇之師不聞及關陝討賊之詔不聞達燕齊晏然以不共戴天之仇置諸膜外遂使北朝翻得以僭逆加我譏我使臣蹂我近境是和議斷斷不成也一旦寇爲

清并必以全力南侵即使寇勢鴟張足以相抗必輸與

清合先犯東南宗社安危決於此日今即庳宮室菲飲食嘗膽臥薪破釜沈舟尚虞無救況臣觀廟堂之規畫百事之經營尚有未盡然者乎夫將之所以能克敵者氣也君之所以能馭將者志也廟堂之志不奮則行間之氣不張夏之少康不忘逃出自竇之志漢之光武不忘蕪蔞麥飯之時臣願皇上之爲少康光武不願左右贊御之臣以晉元宋

高之說進也憶臣初迎鑾時陛下言及先帝則泣下沾襟恭謁孝陵則淚痕滿袖皇天后土實式鑒臨曾幾何時頓忘斯志先帝以聖明罹慘禍此千古以來所未有之變也先帝待臣以禮馭將以恩國家變出非常在北諸臣死節者寥寥在南諸臣討賊者寥寥此千古以來未有之恥也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尚思穴胸斷脰得而甘心況在朝廷顧可膜置以臣仰窺聖德俯察人情似有初而鮮終改德而見怨以

清之強若彼而我之弱如此以

清之能行仁政若彼而我之漸失人心如此臣恐恢復之無期而偏安未可保也今宜速發討賊之詔嚴責臣與諸鎮悉

飭精銳直指秦關懸上賞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責成效綸綸之布痛切淋漓庶海內忠臣義士聞風感激必有投袂而起者矣國家遭此大故陛下嗣登大寶原與前代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曾無功之足錄倖免斧鑕已爲大幸臣於陛下登極詔稾刪去加恩一條不意頒發之日仍復開載貽笑敵人今復恩外加恩紛紛陳乞貂璫濫廁保傅洊加名器之濫於斯爲極似宜稍加慎重以待有功庶使戮力行間者有所激厲至兵行討賊最苦無糧搜括不可行勸輸亦難繼宜將內庫一切催解湊濟軍需其餘不急之工役可已之繁費一切報罷朝夕之賞用左右之貢獻一切謝絕即事關典禮所不容廢亦宜概從儉約蓋盜賊

一日不滅海宇一日不寧卽有深宮曲房豈能晏然卽有錦衣玉食豈能安享此時一舉一動皆人情向背所關繫闔窺伺所及必陛下早作夜思念祖宗之鴻業復先帝之深仇振舉朝之精神萃四方之物力以併於選將練兵之一事庶乎人心可鼓天意可回耳臣待罪戎行不宜復責朝政然安內實攘外之本故敢痛切直陳唯陛下留意于

優詔答之殘日甯畧載旨云覽奏具見忠悃朕於皇考先帝深仇朝夕未嘗去念但外解不至內用饋讜時復亢旱催科實難西宮大婚日從省約內庫物料宜在議折卹凡有忠讜不妨痛切敷陳討賊詔書卽須行云云而遺闕則云疏入不省蓋面從而實不從也可法前後疏凡數十上每讀誦循環諷誦嗚咽不自勝幕下士皆為飲泣而王方耽聲色馬

既爭門戶於出師聚餉未暇及也可法督師幾一年行不

張蓋食不重味夏不箑冬不裘年四十無子或欲爲置妾可法曰王事方殷敢懷兒女私乎遂無子軍中值歲除封印文移交至手自批答自辰至酉夜三鼓謂軍吏曰今夕除夕也索酒試飲酒未至復呼曰禮賢館諸秀才當共飲願夜已半可齎酒資分餽之吏往乃獨酌庖人報曰中製士肉已盡乃索鹽豉下之可法素善飲數斗不亂軍興以來竟絕飲不解衣就寢者七閱月當夕滿酌微醺隱几臥將旦僚吏畢集軍門外門未啓軍吏遜謂曰相公方隱几臥奈何知府任民育曰相公此夕臥不易得也勿驚之戒鼓人更擊四鼓可法寤天已明大驚問鼓聲怒曰何敢亂吾軍法傳令縛鼓人斬之諸將士長跪言相公久勞苦始

得一夕暇不忍相鬻故亂鼓噪以待此知府意也可法意解亟具遣繳啓門北向稽首將吏上謁民育更前請罪可法曰公固愛我奈何以私愛變常法乃赦鼓人然自是不復隱几卧矣役以事益冗監軍郎中黄日芳敏辣欲留之同舟辭曰日芳老矣豈能久侍公公亦宜節勞發書走檄條士優爲徵兵問餉有司専責何必晝夜損神躬親庶務乎用兵殺機也當以樂意行之將死官也須以生氣出之汾陽所謂生氣滿前也是時黄河清泗州麒麟見可法謂應廷吉曰是非休徵歟將謂有建武紹興之事也廷吉曰西狩獲麟未聞爲尼山之瑞可法默然

明命總兵王之仁掛鎮倭將軍印加劉承胤右都督

明吏科給事中吳适抄參趙之龍柳祚昌爲人疏

時忻城伯趙之龍薦陳爾翼适抄參爾翼頌魏忠賢爲崔呈秀不可用之龍再疏爭之适疏言祖制科臣專封駁之權未聞勲爵參駁正之司勲臣黨邪求勝不奉明旨而蔑祖訓乎尋安遠侯柳祚昌薦程士達督理京營适抄參祚昌非有標營之責何得侵擂戎職奪銓部權是時張捷阮大鋮日阻撓六部權專以結黨斂賄淆亂爲務适在垣中抄駁倪倪懷慶知府郭儀鳳疏言掛冠勤王且誣巡撫方震孺貪狀适駁參郡守無勤王之例掛冠非入援之名儀鳳不候寇撤非奉明綸擅離職守飾詞妄瀆察撫臣清執有素儀鳳掀迹昔聞必懼題參先行反噬自應嚴

究以杜刁風光祿寺署丞張星統求考選科道適啖黎星以縣令躁進掛察典不惟清華望斷亦已仕進階絕無端幻想欺君實甚中書舍人張鉁擬以監軍請給部銜適參職方何官監軍何事若果報國有心何官不可自効藉口贊畫輒請高銜躁進尤甚保定侯勲衛梁世烈請襲爵適參闖難以來雖王侯重臣恐羅鋒刃而其間脫身圖存埋名涵俗者因亦不乏該勲何以逆料其家之必殲而忍以子嗣乎萬一本宗匹馬來歸將奪諸該勲以授之乎抑姑仍之且兩封乎該勲世受國恩誠恢復有志何難倡諸勲舊殘家從軍上爲先帝復仇下爲諸勲雪恥爾時訪問本支有無存否然後請諸朝命復祖爵不亦休乎昔李晟收

復長安令軍中五日內不得輒通家信今長安未復非諸臣問家之日也尋遂安伯勳衞陳濬請襲廷又參自都邑變遷山河阻絶世次無憑單詞莫信該勳一請再請覩五等之封同土塊之乞將與菜傭都督一醉告身可以乘時拾芥而攘取乎廷於疏劾抄參不少假借而部臣竟置不理旋駁旋用於是職掌掃地矣（攷日本甲乙編年）

徐鼒曰特書何予之也予人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如廷者無愧科臣矣

明命魯王以海移居台州

徐鼒曰特書何爲浙東監國張本也

明潁州生員盧鴻上七政歷

丁未日短至明淮安地震

徐鼒曰一陽初生而地震陰不藏陽也孱王立國微陽之象也臣下搆釁震之象也故逆而書之

明以張鳳翔爲兵部尚書巡撫蘇松盧若騰爲右僉都御史督理江北屯田巡撫盧鳳

明命太監高起潛提督江北軍餉

明諭部臣毋倖濫

諭兵部以職方監紀多倖濫又諭禮部以諸臣陳乞可厭宗室呼籲難憑宜愼辨之

己酉明命總兵黃斌卿改駐安慶

斌卿偵知左良玉難制請改駐皖池從之

明山西道御史沈宸荃疏劾張縉彥王永吉何謙邸祖德黃希憲曾化龍拜命逮何謙等宥縉彥永吉勿問按日南畧引諸書皆云六二月二十五日事

宸荃號彤菴慈谿人崇禎庚辰進士授行人奉使旋里南都立擢山西道御史初言五事曰破方隅以立臣表端品望以立臣模礪廉潔以清臣操殫心力以供臣職息凌躁以安臣分皆切時病又言疆埸之情形日變臣下之泄沓日深儀文與作粉飾太平黨邪醜正喜與惡直幾不知宗社孔棘國事阽危也餉入六百餘萬而江徐四鎮及督師歲計已需二百四十餘萬江楚撫鎮督撫標京營京口浦口各鎮其所需又豈淮徐民故即小民行男婦女有司

敲骨剝髓亦未能足非陛下臥薪嘗膽時耶且北望山陵麥飯無展中原河北淪爲異域今西北風塵尚有東南託足倘東南復起烽火則將稅駕何方觸目心悲又何暇計及服御儀衞之間乎會縉彥永吉挫衄無功宸奎乃抗疏劾之曰經畧山東河南者王永吉張縉彥也永吉失機之將先帝拔爲總督貸其罪隆其任恩亦渥矣乃擁兵近甸不救國危奉身先竄縉彥以部臣驟典中樞率先從賊此二人者即加以赤族亦不爲過陛下以封疆故屈法用之自宜奮力圖功洗滌前恥而逡巡觀望未聞荷戈先驅死何以見先帝生何以對陛下昌平巡撫何謙失陷諸陵罪不容誅至都城既陷先去以爲民望如河道總督黃希憲

山東巡撫邱祖德魯化龍等尚可容其假臥家園乎得旨緝彥示吉勿問何謙等法司提究尋又疏爭郊天改期事是時朝政大亂宸荃獨持正掌道張孫振恨之明年以年例出爲蘇松兵備僉事

庚戌明命總兵許定國鎮守開封宛雒掛鎮北將軍印

定國太康人由行伍官山東游擊以平白蓮教功遷副將崇禎時禦流寇掃地王等於太康有功授山西總兵官李自成之圍開封也監軍御史王燮趣定國統兵渡河次沁水一夕潰被逮論死尋赦罪授河南總兵官項城伯常應俊薦其實心恢復請鑄印給之乃有是命定國勇猛絕人嘗與少年聚飲躍起手攀簷前椽身蹈空左右換手走長

嘗數過顏色不變攷日本某氏揶揄軒叢談其守河南某城也賊奄至箭如雨定國立敵樓以刀左右揮箭盡兩斷笑向賊曰若乏乎急歸入瞭一版來受吾箭一賊挾版至射以鐵箭貫入於版死焉賊驚遁攷日本某氏舟居閒話

徐鼒曰備書何為睢州之變張本也

明榷酒稅

酒一觔稅錢一文從馬士英請也

辛亥明築金山圌山城

祁彪佳為巡撫時裕軍儲八萬以二萬佐史可法軍需其六萬儲之鎮江庫貴陽楊文驄者字龍友馬士英之戚也以廢員起兵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監軍京口欲漏其賦

而無辭以金山踞大江中控南北請築城以資守禦並築圌山爲犄角勢馬士英爲請於王從之

徐鼒曰特書何譏也陳潛夫曰不務進取專事退守舉土地甲兵之利委之他人雖江淮亦未可保也爲南都計者畫河而守中策也守淮下策也至守江則無策矣且卽守江則金山百丈之高築壘安營巨艦置礮據形勢以助也候聯舟師謂非天塹之險歟城之則何益也

明劉澤清薦降賊臣時敏開屯海上蘇京駐廟灣防海從之

寄澤清又請令時敏開花大瞿山

明興平伯高傑疏薦舊臣黃道周等

傑薦黃道周黃志道解學龍劉同升趙士春章正宸爲衆

正吳牲鄭三俊爲萬世贍仰金光宸能開元美採無愧社稷臣金聲沉正宗夙儲經濟疏入報聞

徐鼒曰逆案曰薦矣降賊臣曰薦矣茲亦曰薦何春秋之例美惡不嫌同辭也夫傑與洋瀾等夷耳一則黨惡一則薦賢一念公私賢庸天壤紀年於能改過者予之亦勸懲之旨哉

明自五月不雨至於是月河流竭太湖可涉人

或曰自四月不雨至九月蘇常尤甚河竭湖淺可涉皆百年來所未有也時邊警日逼王深居禁中惟漁幼女縱酒演劇工役不已宴賚不貲佃練湖放洋船鹽場蘆洲之課搜括殆盡內則張執中田成外則阮大鋮楊維垣比周固

寵政以賄成二十九日癸丑王不豫幾殆輔臣入候起居與羣閹竊竊私語外庭莫敢詰或榜門笑罵羣小亦莫之怪也攷日諸書所紀甚多署士英門日兩朝丞相此馬彼牛同爲畜道二黨元魁出劉入阮豈是仙源榜兵部門日闖賊無門匹馬橫行天下元凶有耳一人直入中原又詩日金刀莫試割長弓早上緣求田方得祿買馬即爲官又有掃盡江南錢塡塞馬家口之語時馬阮朋奸聚謔率至夜分始散都人又有天昏地慘鬼歸變之謠

十二月乙卯朔我

天清兵下河南

大將軍豫親王多鐸前鋒渡河沿河衆保望風歸附許定國李際遇已暗遣人納降而南中猶不知也

明命潞王居九江府攷日明史潞王常淓於天啓二年襲封十六年正月張獻忠陷衡州然則先一月豈未詳潞王爲何人歟變後王際無可稽姑闕其名以俟攷

明加兵部侍郎練國事尚書仍莅侍郎事

國事字君豫永城人萬歷丙辰進士由知縣徵授御史崇禎元年擢太僕少卿進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六年冬總督陳奇瑜誤信賊降檄諸軍勿擊賊大掠鳳翔麟游寶雞扶風汧陽乾州涇陽醴泉奇瑜委罪國事以自解國事疏辨而事已不可救乃逮下獄九年丙子正月遣戍廣西久之叙前功赦還復冠帶南都立召爲戶部左侍郎改兵部是月加尚書仍莅侍郎事

明逮助餉福建右參議夏尚絅

馬士英票旨謂道臣而捐萬金操守可知況汀寇猖獗助餉地方着革職提問或曰怒其無私進也

徐鼒曰聞之顧炎武曰以助餉被逮非其罪矣然使尙驕

廉以律己惠以利民士英將以何罪罪之乎是尙驕亦與

有罪焉耳

丁巳明進劉澤清劉孔昭侯爵孔昭辭許之

時驕馬齊賫元𩔖孔昭貿戴功賞不酬勞馬士英請進二

劉侯爵孔昭辭許之未幾柳祚昌自言定策功高斥之

明禁巡按御史訪拏

從劉澤清請也

庚申我

大清兵圍明邳州凡三日

辛酉明命何騰蛟以兵部侍郎總督川湖雲貴廣西軍務兼

十粮餉召楊鶚回部

尋左良玉請留撫臣騰蛟得旨五省總督之設不惟恢復
京襄且以接應巴蜀騰蛟俟高斗樞到任方行移鎮

明令巢湖民船行保甲

徐鼒曰特書何嘉之也弭盜緝奸之法無逾於保甲者矣

癸亥明定勇衛營額

額萬五千人

攷曰本南都甲乙紀又按明史兵志無此營惟南略載平文綬協防鳳陵募練義勇數千既而文綬補京營即與劉良佐議原兵不願留者介原領兵言赴劉交付其辭兵將不忍相離隨綬駐江浦四千餘人綬奏神機巡邏二營名雖一萬六千實不及一半備隸且頭十人於二營可壯京營守禦王下其章於所司而不藏部議云何惟甲乙紀云定勇衛營額萬五千人又云諭太監高起潛閣臣已在河上爾駐浦口無事便於提調有事相機救援云云當是綬駐江浦之兵賜名勇衛營而高起潛駐浦口督之也稗史紀事無法律無以證明之也

明命太監盧九德丈量蘆洲升課

丙寅明改孝宗后張氏諡

改諡曰孝成靖肅莊慈哲懿扶天贊聖敬皇后蓋后本諡

孝康與興宗后常氏孝康字相犯而改也

我

大清兵入河南府明總兵李際遇降

際遇至京師竟以不早降伏法

已巳我

大清縱明使臣陳洪範還

十月辛巳遣使臣南歸出永定門十二月己丑止滄洲時

洪範已潛輸款請身赴江南招諸將劉澤清等以地來降

而留左懋第等勿遣乃自滄州復追懋第馬紹愉還獨洪範得歸入見言北兵旦夕南下廟議主於抗節使臣將命不敢委曲王曰國家艱難之際費十餘萬金錢北使亦欲得當并力滅賊如何闇議止以抗節爲不辱命我當自強

清之款否原不足恃衞臣工當益切痛恥秣馬厲兵以申大仇洪範又言黃得功劉良佐陰與北通二人疏辨王曰此反間不足信又請加恩使北諸臣兵科戴英劾之曰洪範北使無功今正使身陷異域而下吏翟然晉爵恐天下聞之竊笑也乃止攷曰野史云洪範賣懋第得倖後病亟連稱左老爺哀呼而死

明行稅契法

明逆案楊維垣疏論三朝黨局命宣付三朝要典於史館

雜垣請重頒三朝要典言張差瘋癲強坐爲刺客者王之寀也李可灼紅丸謂之行鴆者孫慎行也李進侍移宮造以垂簾之謗者楊漣也劉鴻訓文震孟只快胸臆除異已不顧誣詆君父此要典重頒不可緩也又請將三案被罪諸臣王命禮部訪求三朝要典送史館吏部察明被罪諸臣分別復職於是已死之劉廷元等二十八人予卹廕祭葬未死之王紹徽等十三人原官起用尋逆案編修吳孔嘉言要典宜刻當日奏議以存其實刪去附和命下所司刪定

徐鼒曰特旨何傷之也孔子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又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明之季也三案實始終之其始也諸君子意氣過激旣不足以服羣小之心而又操之已

麼致其君亦不能不以朋黨相疑迫乎勢去柄移報復爲事而肆焉謝察省遂蕩然無復有是非羞惡之心淸議既亡國亦隨之元豈細故後先相望悲夫

明卜征僧大悲於鎮撫司

僧大悲者夜叩洪武門自稱烈皇帝閽人擒之以錄戎政張國維國維曰此等妄男子但當速斃之一經窮究國體不無少損於是都人籍籍謂國維且杖殺烈皇乃以屬三法司則又自稱爲齊王再詰則言是潞王之弟受封郡公或曰是齊庶宗詐冒或曰大悲者非眞大悲乃是僧大悲之行童從大悲往來錢謙益申紹芳家故質對時俱知有二人而阮大鋮即欲借之興大獄也按日本紀事仍錄又按野史載此事小異

請甲申十二月水西門外小民王二至西城兵馬司報一和尚自稱親王御史以聞奉旨命中軍都督禁忠去拏和尚坐草廳曰汝何人敢問我左右曰部督禁爺問汝來向故拏我否忠曰奉聖旨諭汝進去和尚即行受戎政趙之龍錦衣馮可宗會禁忠勘問和尚供是定王爲閹變出家今潞王與明應爲天子欲宏光讓位又齊出錢串二大臣言語支吾奏聞命刑部拷訊係齊庶宗許定于云云按潞王賢明等語即阮大鋮所爲也野史記不明白耳

明禁各官薦舉

明命王永吉專防江北張縉彥專防河南

馬士英疏言

清兵雖屯河北然賊勢尚張不無後慮豈遂投鞭南渡乎且強弱何常之有赤壁三萬淝水八千一戰而江左以定況國家兵力萬倍於前廓清底定端欲責龍顧諸臣勉勵也尋

大學士王鐸疏請視師江北以復國仇不許

癸酉明復降賊臣左春坊韓四維原官工科給事中戴英劾之命改別衙門

四維自言棄家南奔命復原官既爲戴英所劾又託言前使賊府不汚賊塵得旨追封在四月中旬未及受事何得欺飾姑著調用

甲戌明命史可法會兵援邳州

時

清兵至夏鎮別由濟甯南渡高傑劉澤淸告急可法疏言北使之旋和議已無成矣向以全力禦寇而不足今復分以禦北矣唐宋門戶之禍與國始終意氣相激化成恩仇有心之士方以爲危身之塲而無識之人轉以爲快意之計

孰有甚於戕我君父覆我邦家者不此之仇而修睚眦之微是之謂不知類矣先帝之待諸鎮何如厚恩皇上之封諸鎮何如隆遇諸臣之不能救難何如罪過釋此不問而日尋干戈於心忍乎和不成惟有戰戰非諸將之事而誰事乎閫外視廟堂廟堂視皇上尤望深思痛憤無然泄沓古人言不本人情何由恢復今之人情亦大可見矣時可法遣幕客四出召集苦餉不敷乃以戶部主事施鳳儀行鹽揚州同某爲理餉總兵與販米豆而上下爲奸利不在官乃議興屯田應廷吉曰屯政原有成額小民世受謂之恆產焉所得閒曠而屯之且屯田有粒既入於官有司當賦又何從出聞諸生有願輸牛百頭麥五百石以擾縣令

者此而欺耳時陛遜之屯田大梁無成功而可法欲試行之乃題廷吉爲郎宿屯田僉事攷曰和議不成一疏他書以爲乙酉正月十二日事按是時高傑初死於睢州語意不合甲乙編年載於甲申十二月情事允當今從之

徐鼒曰廷吉之言屯田無利當矣可法之姑試行之何也請餉既不得理餉又無從謂屯田之法行則可以守河可以進取僥倖於廷吉言之不中而以盡吾不可爲而爲之心也抑可哀矣

明追封于謙爲臨安伯遣官致祭攷日本南都甲乙紀又二王紀畧繹史俱以爲乙酉四月戊寅事是時揚州失守舉朝洶洶無暇及此當以甲乙紀爲正

丁丑明開納文武職官誥命例

戊寅我

大清兵自孟津縣渡河明張縉彥等走沈邱命高傑進屯歸德以備之

大清兵分道南下令沂州濟甯兵從廟灣南渡薄邳宿彰德衛輝兵從孟津東渡逼歸徐史可法飛章告急曰言我與北軍僅隔一河耳今已渡河長驅而來旦夕不保乞多給軍餉移得功良佐兵駐潁亳以傑守歸徐戮力同心無分畛域臣猶恐東南半壁未能高枕也

明興平伯高傑北征發徐州

傑於十月十四日戊辰由揚州登舟將趨開歸且瞰宛洛荆襄爲根本疏言今日大勢守江北以保江南人能言之然而首軍渡則黃河無險自潁歸入則鳳泗可虞猶曰有

長江天塹在耳君何而據上游若何而防海道甚且瓜儀浦采爲江南門戶已邪伏乞廻盤打算定議速行中興大業庶幾可觀又云得功與臣猶介介前事臣知報君寧恥而已何與同列較短長哉此傑抵徐州而我

大淸豫親王多鐸已分兵從孟縣渡河傑致書劉澤淸曰

淸兵號二十萬實七八千齊駐濟甯近日河南撫鎭告警一夕數至開封北岸

淸兵問渡甚急恐一越渡則天塹失恃長江南北盡爲戰場時事如此應接不暇惟有殫心竭力有前無二於萬難之中求其可濟以報國恩而已澤淸以聞先是我副將唐虞時能之父虞時與傑有舊致書招之有大者王小者侯世世茅

士之語傑不爲動身先士卒沿河築牆專力備禦致書我
肅親王豪格曰逆闖犯闕危及君父痛憤於心山川俱爲
羞色豈獨臣子義不共天關東大兵能復我神州非我先
帝雪我深怨救我黎民前者朝使謹齎金幣稍抒微忱獨
念區區一介未足答高厚於萬一茲逆成跳梁西晉未及
投首凡係臣子及一時豪傑忠義之士無不西望泣血欲
食其肉而寢其皮晝夜臥薪嘗膽惟以殺闖逆報國仇爲
亟貴國原有莫大之恩銘佩不暇豈敢御時異念門下負
義之慾傑猥以非劣奉旨堵河不揣綿力急欲會合勁旅
分道入秦殲逆成之首哭奠先帝則傑之忠血已盡能事
已畢便當披髮入山不與世間事一腔積憤無由面對若

傑本念千言萬語總欲會師勦闖以成貴國卹鄰之名且逆成凶悖貴國所惡也本朝欲報大仇貴國念其忠義所必許也本朝列聖相承原無失德正朔成統天意有在三百年涵養士民淪肌浹髓忠君報國未盡泯滅亦所貴國之垂鑒也敬曰本南畧又載王報書畧曰將軍果能棄暗投明過河面會功名不在尋常中矣若第欲合兵剿賊或差官北來令人引奏我皇上我不自主云云

明敘鄖陽固守功加升巡撫前按察使高斗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斗樞字象先鄞人崇禎戊辰進士守鄖陽事詳祀傳

臣鼐曰特書曰鄖陽固守功何嘉之也鄖為由楚入陝之門戶賊所必爭全楚瓦解帝闕望斷大廈之崩非一木所

能支矣斗樞乃效眞卿河北之節成孝寬玉壁之功保障一郡支持十年以覘堯君素之在蒲州張孝純之守太原事較難而功亦大矣徐啓元之加兵部侍郎功同賞同召之何曰功同而所以有其功者異矣彼方効命
聖朝書勲竹册豈肯與行遯孤臣同傳哉

辛巳明罷南郊改於明年冬至御史沈宸荃疏諫不聽
宸荃疏引洪範天人感應之理及體元行政之事以明祀天之必不可緩不聽

徐鼒曰甚矣亡國之君之侮慢天道也前月丙子命以來年正月矣何三旬而又改乎此其侮慢不敬之心施之於人猶不可況天乎吁是所謂自絕於天也

壬午明以應天府丞瞿式耜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

式耜字起田常熟人萬歷丙辰進士由知縣擢戶科給事中坐錢謙益黨削籍事詳紀傳南都立起應天府丞再擢僉都御史代方震孺巡撫廣西

徐鼒曰特書之爲粵中建國張本也粵中之瞿留守猶南都之史閣部也興廢關乎氣數勳烈炳乎人間古云社稷之臣蓋無愧矣故於其出處謹志之

癸未明布衣何光顯上書乞誅馬士英劉孔昭詔戮光顯於市

徐鼒曰布衣而危言殺身君子所弗取也然前史於陳東歐陽澈之事未嘗不嘉予之豈過論哉晦盲否塞之秋天

地翻覆日月剝蝕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勃然不容已之心學士大夫託明哲之說浮沈取容而布衣無職之人激於性天殺身不悔斯亦足以存是非之公而礪奸邪之魄矣

明加高傑太子太傅（攷曰聖安本紀列之十一月二十九日諸書皆云十二月二十九日按此乃緣發徐州後事）

豐沛大盜程繼孔者一名肖予蕭縣健步也有仇家誣其與賊通官往擒之繼孔遂據所居之梧桐山爲亂與其黨王道善張方造等焚掠歸永鄒宿之間指揮祭應瑞守備賈之璐哨官李毓秀討之敗死賊益披猖崇禎癸未淮徐右參議何騰蛟淮督路振飛合兵討之繼孔窮促縛道善以降騰蛟擢楚撫念繼孔終爲患檄之入楚隨征拒不從

時馬士英爲鳳督大發兵攻之執繼孔檻送京師會周奕脫歸徐州以恢復爲名再料衆斬木編筏引北兵渡河高傑之北征也繼孔率驍健之士六人以降傑與歃血訂盟酒酣斬之以詢論功加太子太傅

明以費登聯爲四川總兵官

登聯鎮守川東參將也

甲申明福王御興寧宮

時警報脊至王於除夕御興寧宮憮然不怡諸臣進見謂兵敗地蹙上煩聖慮王曰後宮寥落且新春南部無新聲太監韓贊周泣曰臣以陛下令節思皇考念先帝耳乃作此等想邪攷聖安本紀甲乙史載此爲二十四日戊寅事繹史勘本南略引東書指云除夕事勘本不

云贊周泣對按幸存錄有韓贊周四上疏乞休盧九德啓上慟哭起韓盧非張執中田成比也附志之以白後人焉故事宮中有大變則夜半鳴鐘一夕鐘鳴外廷大駭須臾內豎啓門出則衆鬼面頭子欲演戲也醫者鄭三山以合媚藥得幸雀腦蟾酥市中一夕踴貴乞兒手一蟲一介貼黃書上用人莫敢犯攷日華亭畢愉金陵紀事詩云苑城春陰綠楊綠江介不占醉不知清曉內璫催尚樂官蝦蟆進小黃旗如非野史妄語馬阮搜舊院雛妓進御死則付掲兒婺之興甯宮之落成也楹帖一聯人獲獎賞或進內殿觀之則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光注東閣大學士王鐸奉敕書也

小腆紀年附攷卷第八

錢[illegible]光伯
泰順林太冲鶚
福州謝定甫宗善
同里受業汪逵翀
參校